

只是当时已

清

婉

著

惘然

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李煜《虞美人》中的名句。李煜是南唐末代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最终被宋太祖赵匡胤囚禁。在囚禁期间，他写下了这首《虞美人》，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和对命运的无奈。这首词流传千古，成为李煜的代表作之一。

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李煜《虞美人》中的名句。李煜是南唐末代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才华横溢，却在政治上屡遭挫折，最终被宋太祖赵匡胤囚禁。在囚禁期间，他写下了这首《虞美人》，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和对命运的无奈。这首词流传千古，成为李煜的代表作之一。



春风文艺出版社

清
婉
著

只是当时已惘然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清婉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是当时已惘然/清婉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13-3131-4

I. 只… II. 清…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7667 号

只是当时已惘然

责任编辑 常 晶 寿天舒

装帧设计 马寄萍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北方彩色期刊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330 千字

印张 10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香山雕刻时光咖啡店木结构的平台上，柳嫣然随意翻看着《普罗旺斯的一年》，似有若无的班得瑞的音乐飘荡在清新的空气中，圆形的木桌上一杯新泡的薰衣草茶正袅袅地冒着热气，周围几只白色的、黄色的还有黑色的猫咪正慵懒地围在圆桌旁边晒太阳边打呼噜。

正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午后的阳光倦倦地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嫣然慢慢地用指尖挑开被秋日的微风轻拂到脸颊的几缕发丝，顺势抬头望了望远处的山峦，脸上闪过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嫣然对于能够像这样闲散地度过这段午后的时光很满意，偌大的平台上此时空无一人，正好可以独自静静地想想心事，舒展一下散淡的心情。

雕刻时光是嫣然最喜欢的地方，无论是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她都喜欢一个人来这儿静静地坐一会儿。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刻时光更像是她灵魂的栖息地和情感的避

难所。

最初喜欢上雕刻时光仅仅是因为它的标志：一只俏皮的黑白花的猫和那句宣传语 Either I' m on the way to coffee, or I' m there.嫣然喜欢猫，是那种没来由的喜欢。不知为什么，她深信自己的前世是只白猫，并确信自己的来世也一定是只白猫。当她把这种想法告诉曲惘然的时候，惘然先是一脸的茫然，而后一本正经地问：“你该不会是想吃老鼠了吧？”

毕竟是秋天了，在外面坐得时间久了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些许凉意了。但是嫣然并不想进屋去，因为这些猫咪们还在外面，她想和它们一起看夕阳西下。

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嫣然和正向她走来的服务生轻声商量说：“能不能帮我换换音乐，我带了一张 CD。”

“当然可以。”梳着马尾辫的姑娘接过 CD，微笑时露出了两颗好看的小虎牙。

来自瑞士的班得瑞的音乐固然很好听，只是嫣然今天更想听和薰衣草有关的音乐，因为那本被她摊在桌上的《普罗旺斯的一年》的封面上是一片盛开的紫色薰衣草，所以她特意选择了薰衣草茶，音乐嘛，当然也要和薰衣草有关喽。

当《薰衣草》的曲子在耳边轻柔地响起时，嫣然不禁深吸了一口气，好像所有的一切直到现在才真正进入了状态。

在嫣然精心营造的氛围中，连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薰衣草那似有若无的香气。

手机清脆而短促的响声提示嫣然有人给她发短信了。

一定是惘然。她知道。

你比较适合去普罗旺斯乡下小住一段时间，感受生活。多一些薰衣草的气息，生活会更精彩。



嫣然又一次怔住了。

惘然总是在最恰到好处的时候给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好，很奇妙。

犹豫了片刻，嫣然开始编辑短信息。

嫣然：正在听《薰衣草》，感觉许多事情都像是前尘往事，虚幻而迷离，想这世上最真实的事情也许只有回忆本身了。

惘然：虚幻的回忆与回忆的虚幻都不会是生命的主题。

嫣然：那生命的主题又是什么呢？

惘然：珍惜现在。

嫣然：我好像做不到。

惘然：你可以的，只要回一下头就可以。

嫣然疑惑地回过头去，发现惘然竟然就在不远处的一棵枣树下向她招手，一脸神秘的坏笑。他快步走到嫣然身边，笑着招呼道：“哟，老柳，又小资呢！”顺手捡起嫣然慌乱间掉在地上的淡紫色披肩，搭在椅子背儿上。

不知为什么，惘然第一次见到嫣然的时候就叫她老柳，嫣然也抗议过，惘然却一直不肯改口。

“你怎么来了？”嫣然的声音里透出了掩饰不住的惊喜。

“跟你一样，欣赏风景来了，只不过你看的是山景，我专看漂亮姑娘。”

这就是惘然，不出三句话就现了原形。

嫣然忍不住笑了。

一阵山风吹来，嫣然重新将披肩裹在身上，同时又调整了一下裙摆的位置以便它能够随着轻风不时地飘起又落下。

她抚弄裙裾的姿势很优雅，像是一个即将登台演出的舞蹈演员在精心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嫣然喜欢细节完美的配合。比如来雕刻时光，古典的心情就一定要搭配那件木真的带有梅花图案的盘扣上装，带着《宋词三百首》或是《菜根谭》，再配上《梅花三弄》的古曲和新鲜的碧螺春方可；若是浪漫的心情就必定是淑女屋的绣着白色茉莉花的淡蓝色长裙，书也要是《瓦尔登湖》或是《花香满径》，最好是班得瑞的音乐，再加上一杯沏在透明玻璃杯中的粉色玫瑰花茶；若是怀旧的心情，那就要像今天这样……在嫣然看来，这些要素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是错位都会带给她一种缺憾感。

惘然是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喜欢《读书》里那些在嫣然看来非常艰深晦涩的文章，喜欢周国平对于周遭事物理性的思索和探究，当然也不排斥《花花公子》中各国佳丽们搔首弄姿的艳照；欣赏伦敦雾的简洁明快而又怀旧的风格，也对片儿鞋和老头儿衫的舒适和闲散情有独钟。或许是行事风格和他本人的性格使然，惘然的言谈举止总是透着那么一股放浪形骸的洒脱。他最看不上的就是那种装腔作势、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又满肚子花花肠子的人，遇到这种人，他总是甩出那句惯用的口头禅：“装什么孙子呀！”

一身深紫色运动装的惘然这会儿正指着嫣然跟服务生说：“我要跟她一样的薰衣草茶，添个杯子就行！”旋即又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嫣人说：“要是你没意见，咱俩用一个杯子得了，这显得多亲密无间哪。”注意到了嫣然的淡紫色披肩和同色系的曳地长裙，惘然忙不迭地又添了一句，“看咱俩衣服这颜色，跟情侣装似的！天造地设呀！”



“讨厌，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嫣然看了看惘然，也为这一巧合而稍稍有些惊讶。

同他交往了这么久，面对面时惘然始终喜欢口无遮拦地胡说八道，在外人看来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好在嫣然能透过这些看到他浪漫、深情、沉稳而又富有哲理的本质。

嫣然实在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估计惘然也不能。这么多年了，两个在短信和邮件中彼此袒露了灵魂、交换了真心的人在现实的空气中更多的时候却习惯以相互的调侃和揶揄来进行交流。

沉默了片刻，惘然从随身携带的双肩背包里拿出了嫣然几天前送他的《普罗旺斯的一年》放在桌上。

“昨天刚看完，普罗旺斯真是个好地方，老柳，咱得去呀！欣赏美景为主，谈情说爱为辅，两不耽误。”惘然一本正经地说，“像那个英国作者似的，叫什么来着，”惘然瞥了一眼书的封面继续用纯正的伦敦音说着作者的名字，“Peter Mayle，在乡下盖一古朴典雅的小房子，房前屋后种一大堆各种颜色的花花草草，养一堆孩子和一堆猫，透过小轩窗放眼望去，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开得正艳！这小日子，多滋润哪，是吧，老柳。”

习惯了他的玩笑话，嫣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有些心动。

“什么时候去，你选个日子吧。”惘然继续说道。

“花期过了，现在去恐怕已经看不到盛开的薰衣草了。”嫣然站起身来，凝望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若有所思地说。

嫣然的裙裾和长发随风轻舞着，单薄的背影在远山的映衬下愈显孤单。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惘然能猜到那透明的眸子里一定含着如水的忧愁，轻烟薄雾般地聚拢着难以散

去。他情不自禁地走近她，轻轻地揽着她的双肩，声音深情而轻柔：“没关系，错过了今年，薰衣草明年还会再次盛开的，以后的每一年它们都会一直在那儿等着你，等着我。老柳，我们……”

“惘然，”嫣然慢慢地转过身，迎着 he 明澈、柔情而又充满期待的目光轻声说，“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普罗旺斯寻找薰衣草，那个和我一起去的人一定是你！只是——”她的目光变得有些黯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也许是下辈子吧。”

惘然轻拥着她说：“什么时候都行，时间随你定，我会一直等着你。”

嫣然的泪水和淡紫色的披肩再一次轻轻滑落，铺成了满地带露的薰衣草。

薰衣草的阵阵香气正借着氤氲的水汽缓缓地飘荡在空气中，嫣然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站在浴室的中央发呆。透过透明玻璃门上的层层水雾，神情迷离的她穿越了时空的隧道，重新回到了她和惘然相识的那天。

“老柳，来了！”这是惘然对嫣然说的第一句话。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嫣然不知所措地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都有那么老了吗？”嫣然在心里问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像同龄人那么成熟，怎么刚到工作单位就长了辈分呢？况且这辈分还长在了顶头上司这儿，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一个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居然会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嫣然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匪夷所思。经人介绍，凭着自己



选修过法律课的背景、并不算太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勇于尝试的自信，鬼使神差地，嫣然将她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迈进了律师事务所的门槛，走向了那个称她为“老柳”的人。

看到有几分羞涩的嫣然有些拘谨地跟在惘然的身后，同事们纷纷问道：“惘然，她是谁呀？也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侄女。”惘然认真地回答。

“噢，怪不得长得跟你有点儿像呢！”有人自言自语道。

骗术得逞后的惘然一阵大笑：“你还真信！这是咱们的新同事，我的助手。得，老柳，还是你来自我介绍吧！”

向同事们煞有介事地介绍过嫣然后，惘然直奔自己的文件柜，说：“给你找几本入门书看看。”又跟着补充了一句，“先给自己倒杯水喝，跟那么多人寒暄了半天该渴了吧！到咱家了千万别客气！”

嫣然说了声谢谢，走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端着水杯，嫣然开始环顾四周。惘然的办公桌很乱，上面散落着一些在国内难得一见的专业杂志和几摞嫣然视为天书的资料。茶叶盒、男士香水、照片、砚台，还有一些必需的办公用品零星地点缀于杂志和资料间。当她的目光落在办公桌旁边的角柜上时，突然眼前一亮，居然有一只从雕刻时光买来的杯子，杯壁上的小猫正俏皮地望着嫣然。

“老柳，书！”惘然转过身将几本大小不一的书递给嫣然，接着她听到了他们异口同声的询问：“你也喜欢雕刻时光？！”

带着不可遏制的兴奋，惘然惊喜地发现嫣然手中的水杯竟然和他的一模一样！

嫣然说：“为了这个巧合，我帮你倒杯水吧！”

惘然说：“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用一杯’，为了这个巧合，哪天我请你去雕刻时光吧！”

两人在对视中微笑着，陌生的感觉正以最快的速度远离。

午休的时间，嫣然戴着耳机欣赏音乐，惘然凑过来饶有兴趣地问：“听什么呢？老柳。”

嫣然随手递过去一张装帧精美的CD盒，大片紫色的薰衣草铺满了整个封面，浪漫而典雅。这纯正而柔和的紫色是惘然的最爱，他指着印在上面的一堆法文问道：“老柳，够高深的！这些曲子都叫什么名字呀？咱高小没毕业，看不懂。”

嫣然拔掉了耳机，顿时，轻缓、柔情、婉转的曲子飘荡在午后轻松的空气中，不经意间便使人陷入到怀旧、思念、甜蜜而又忧郁的情境中。

“我学法语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一组关于爱情的曲子，每一支曲子都在讲述着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现在听的这支曲子叫《薰衣草》，是我最喜欢的。”

“你喜欢薰衣草？”

“对，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它我就会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喜欢，也让我珍惜，因为毕竟这世上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和事都不会太多。”嫣然显然已经沉浸在对这种紫色小花的冥想中。

一种别样的情愫不觉间悄然升起，仿佛不愿打断她的冥想，惘然轻声说：“我喜欢像薰衣草这样的紫色，也说不清为什么，看见它们总是特有感觉。”

“什么感觉？”嫣然问。



“忧郁、缠绵、诗意、梦幻……像是藏在心底的一个梦。”

两人对望了一眼，都不再说话，静静地倾听着关于薰衣草的爱情故事。

下班后，嫣然如约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川菜馆，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发小儿高一凡已经等在了那里。

这家菜馆的川菜做得相当地道，像极了一凡小时候常吃的妈妈做的菜，使得远离家乡的他感到非常亲切和安慰。嫣然虽然不喜欢吃辣的东西，但是这儿的座位被做成了秋千的样子，并且用绿色的塑料藤蔓缠住了两根下垂的绳子，感觉像是来到了绿野仙踪的世界。这对于童心未泯的嫣然倒也十分适合，因此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是这里的常客。

坐定之后，一凡开始仔细地打量起身着深色职业套装的嫣然。

“一凡哥哥，干吗这么盯着人家看呀！”嫣然嗔怪道。

“我就是不习惯身边突然多了一个白领丽人，得多看看才能知道我对面坐着的不是别的女孩。”

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一凡眼中的嫣然就总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喜欢穿小圆领、绣着好看的蕾丝花边、下摆很长的连衣裙，十足一个娇气的洋娃娃。今天的嫣然忽然以一个职业女性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多少让他有些不太适应。

“我还行吧，像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女性吧！”嫣然感觉良好地问。

“从穿着看倒是职业女性，不过不怎么干练，有点儿像是谁家的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出来显摆！”一凡忍住笑评价道。

嫣然夸张地瞪了一凡一眼，连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老板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说两位慢用，便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了两个年轻人。

“怎么样，第一天工作，感觉还好吧？”一凡关切地问。

“挺好的。跟我想象中的单位一点儿也不一样，我们那儿就像是一个家。曲惘然更像是一个大孩子头儿，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个领导。

“他根本就不让我们以职务称呼他，就高兴听我们没大没小地喊他惘然。只要不忙，大家都会在一起开彼此的玩笑，曲惘然更是众矢之的。今天我还看见一个女同事往他身上贴了一个不干胶，上面写着‘动物凶猛，请勿靠近’，好几个同事都围着他看怪物似的看了好半天呢！好玩儿吧。曲惘然可逗呢，他居然对一个特别熟悉的人开玩笑说，我发现你像老子一样深刻、庄子一样洒脱、孙子一样聪慧，难怪大家都喜欢说你老装孙子。”想起白天的那一幕，嫣然就忍不住想笑。

对面的一凡却微微皱起了眉头：“曲惘然，他……是个男的吧？”

“是啊，怎么啦？”

“女孩儿家家的，文静点儿好，别整天疯疯癫癫的。跟男同事接触更要注意，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没事少搭理他们……”一凡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武断。

“为什么呀，人家又没得罪我，再说了，还得跟他学业务呢！”本来想多告诉他一些关于惘然的事情，可现在嫣然却忽然间没了兴致。

“我这也是为你好嘛，毕竟比你早工作两年，知道江湖



的险恶呀！”听出了嫣然的不快，一凡连忙解释道。

“那也用不着草木皆兵啊！”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将近二十年的时光飞逝而过。一凡眼看着面前的这个女孩慢慢地从一个梳着娃娃头，说话总像是在撒娇，动不动就哭鼻子，喜欢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开心地叫他一凡哥哥的小姑娘长成了现在这个长发披肩、声音甜美、亭亭玉立、浪漫多思但依旧爱哭的大姑娘，他的心中充满了暖暖的感觉，同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长大是件多么温馨、美好而又难得的事情啊！同时，他的心里也有着隐隐的担忧，细细想来，那竟是一种害怕失去她的担忧。

“你知道吗，一凡哥哥，我们班的孙朝霞去旅行社当导游了，她打电话说下周就要去郊区参加培训了！”说完了单位的事，嫣然又将话题转到了同窗好友上。

“是吗？她性格外向，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倒是挺适合干导游这一行的。”一凡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穿着时尚，浑身散发着 CHANEEL 香水味的女孩。

“还记得咱们剧社的老社长吗？他辞职去咱们大学教书了。”一凡也忙着告诉嫣然他们都熟悉的人的消息。

“怎么不记得，不就是说话有点儿结巴，特严肃、特正统的那个吴郁嘛！他在杂志社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辞职了呢？他去当老师了，那听他讲课的学生还不得急死呀！”嫣然想到吴郁一着急就结巴的样子有些乐不可支。

“是啊，大家开始都这么认为，不过据说这家伙讲课的时候倒是不怎么结巴，你说怪不怪呀！”

“什么时候去听他讲课，没准儿他一看见熟人又开始结

巴了呢。”嫣然眨巴着大眼睛开始犯坏。

“你呀，永远都长不大！”一凡轻弹了一下嫣然的脑门儿，眼中满是爱怜。

“我愿意。哎呀，鱼都凉了，快吃吧！”话音未落，嫣然的筷子就已经伸向了那条清蒸鱼。她夹了一大块儿鱼尾放在一凡的盘子里，含笑着用期待和狡黠的眼神望着他。

一凡耐心地用筷子将鱼刺一根根地挑出，挑好的鱼肉放进嫣然的花瓷碗里，故意作无可奈何状，叹气道：“哎，小馋猫，小懒虫，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看来我这个勤劳、善良的人是注定要给人家挑一辈子的鱼刺喽，命苦啊！”

听出了一凡的弦外之音，嫣然立刻不依不饶起来。

“一凡，你真坏，我可不喜欢你跟我开这种玩笑。你要是再说，这鱼我就不吃了。”嫣然假装生气，放下了筷子。

“好吧，嫣然，我不跟你开玩笑，快吃吧，不然过会儿真凉了。”

“这还差不多，像个当哥哥的样子。”

嫣然吃起别的东西来一副淑女的模样，可吃鱼的样子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像极了一只贪婪的猫咪。

一直困扰着一凡的心结此刻再次浮出水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看出一凡对嫣然的感情决不仅仅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可好像只有嫣然本人始终不明就里，把他们的关系始终停留在儿时伙伴的关系上，从来没有过格的亲密，也没有公开的许诺。总之一句话，嫣然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恋人。

望着嫣然大口吃鱼的没心没肺的样子，一凡却再也没有了食欲。



第二章

半年的实习期很快结束了，嫣然去找惘然为她写实习鉴定。

“惘然，快给我写份鉴定，明天要交给学校的！”嫣然已经完全习惯了对惘然没大没小地直呼其名，也完全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和同事们，像是寻找到了合适池塘的一尾鱼，此刻的她已经全然没有了初来乍到时的茫然和拘谨。

惘然正低着头拿着放大镜专心致志地欣赏一只青花瓷碗，答非所问地说：“啊，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眼睛须臾没有离开过碗底。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去哪儿呀？我说实习鉴定的事呢！”

“哎哟，我还当是什么大事呢，不就是实习鉴定嘛！你自己写，我给你签字，行吗？”惘然有些心不在焉。

“不行！”

“老柳，帮帮忙，帮帮忙，给我五分钟，让我看看这碗底上的字儿，行吗？就五分钟，完了咱写什么都成！”惘然

双手抱拳做请求状。

“哪儿弄来的破碗呀？跟宝贝似的。”

“这怎么是破碗呢，怎么是破碗呢！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潘家园淘来的，都说是乾隆年间的，怎么越看越不像啊！”

看着惘然疑惑但又不甘于疑惑的神情，一丝幸灾乐祸的浅笑挂在了嫣然嘴角。

“上当了吧，还美呢。”

“不会吧？”惘然将放大镜凑近眼前仔细观察，一副无辜的表情，自言自语道，“不会是放大镜的问题吧？”

“我看是你眼睛的问题。”

“好吧，那我就带着眼病给你写鉴定了，后果自负啊！”惘然故意将眼中两道假装邪恶的目光投向嫣然。

“你要是瞎写，我就把你这两天闹的笑话广而告之，到时候你也后果自负！”

“别别别，千万别，家丑不可外扬，我写，我好好写，成吗？”惘然心虚地说。

“这还差不多。”嫣然得意地转身要离开。

“回来回来，麻利儿研墨呀，赶紧的，怎么跟没事儿人似的！”惘然故意跷起二郎腿，仰头靠在他的老板椅里，一副养尊处优、悠闲自在的神态。

“好啊，你报复我。”嫣然抗议道。

惘然仍是一脸的坏笑和得意。

“好吧，算我倒霉，小不忍则乱大谋。”嫣然开始研墨。

“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惘然慢吞吞地坐直身体，摆好了架势，将羊毫小楷充分浸在研好的墨汁中，拿腔拿调地对嫣然说，“老柳，你可以退下了。”